



院院办也专门送给他一个定制的“武汉加油”背包，他每天都背着，脏了洗干净再背，不舍得换。他把疫情期间的照片全部洗出来，打算挂在店里。 “儿子今后问起我的事情，我总有故事讲给他听。”

甘师傅说，一年来最大的变化，就是在妻子心中的地位提高了。“我老公用武汉话讲就是‘差’，但这个差是正能量的。”甘师傅的妻子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说是做一休二，但休息的两天，比上班还忙，往医院跑的次数更多。

原来，因为甘师傅老家来武汉看病的老年人不懂得网络操作，父母便把甘师傅的电话直接公布了出去，只要有人找他，不管是不是亲戚，甘师傅都会义务帮忙。妻子说，甘师傅就是正宗的“医托”，别人当医托是挣钱，他是自己贴钱，比如，买了病号服，贴个挂号费，别人没吃早餐，还要帮别人买一份。

妻子嘴上埋怨着，心里却多了份理解，她知道甘师傅天生性格就这样，开春后，她重新帮甘师傅设计了黄色卷发，看上去精神了许多；甘师傅也带妻儿重回当初志愿者工作的酒店，那曾是他奋斗的地方。

方舱里的志愿者 就像大梦一场

在野生志愿者群体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，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份。

杨菁，一名新冠感染者，去年2月底，她住进江岸方舱医院，父母也相继感染。3月4日，经过22天的全封闭治疗，杨菁痊愈出院。在这22天里，她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，用独特的患者

初春，杨菁工作室的盆栽冒出新芽。



视角，记录方舱内的点点滴滴，汇成了一本“方舱日记”。

日记里，有瞒着家人参加方舱环卫突击队的保洁阿姨；也有平息纠纷、解决问题，变身“万能服务员”的民警；还有把女儿名字写上防护服与自己并肩战“疫”的护士。杨菁说，出院那段时间，是在家住得最久的一次。

斗嘴、互相埋怨，是父母多年来的日常。以前杨菁会觉得他们很吵很烦，但现在再听就觉得好幸福，最起码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回来了。杨菁说，自己不愿回忆这段经历，唯独想念在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。空闲时，她们还保持着视频联系，比至亲好友还亲。

杨菁拍摄的“方舱日记”，记录了一位瞒着家人到方舱医院工作的环卫工人——曹大姐。江岸方舱医院在户外设置100个移动厕所，每天要进行清洁和消杀。曹大姐是第一位报名的环卫工人，隔离解除回归家庭后，至今她都没告诉儿子自己在方舱工作的经历。

“我来是勇敢者，回家了我就是胜利者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回忆，像经历了打仗一样。”3月初，杨菁顺手拍下盆栽里长出的新芽，就像大梦一场，梦醒了，生活依然美好。而当时，一些非新冠肺炎的病患，同样也在默默承受着煎熬。

郑华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医生，在安顿好不幸感染的妻子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到前线。郑华关注到非新冠肺炎病患的处境，2月14日开始，他利用下夜班时间，在云门诊上志愿接诊病人。

去年2月28日，郑华下夜班，刚洗了把脸，电脑屏幕上就弹出了“有人挂号”的页面，问诊的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，夫妇俩大概六七十岁，老太太说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在疫情期间，给医生增加负担。但每天疼得睡不着觉，请求他开点药。

一年过去了，郑华多了一份冷静，他说，作为医生，用最多的时间治病救人，是他的职责，如今能带着孩子去游乐园玩耍，是莫大的幸福。方潇也觉得，人们知不知道做过的事，早就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大家多了可信任的朋友，记得大象在方潇发烧时，给社区打了十几通电话，把她送到医院——大家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是救命之恩。”

他们都是最平凡的一群人，自认为没有什么故事可挖可讲，正是这些朴素真实的想法，才转运了堆积如山的物资。谈及疫情到底在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烙印，方潇一时也说不清。她以为那些故事早就翻篇了，可前几天在武汉火车站看见穿着防护服的人，眼泪还是无知觉地流了下来。（根据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方潇、杨菁均为化名）